COLUMBIA LIBRARIES OFFSITE
EAST ASIAN RESTRICTED
EA00083500

中央首长
关于青海問題談話紀要

（一至五次）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Tibetan Collection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300 Kent Hall, Mail Code 3901
1140 Amsterdam Ave.
New York, NY 10027

青海 八.一八紅卫兵司令部
井岡山兵团 印

一九六七年四月

前　　言

《中央首长关于青海问题谈话记要》系被接见者根据记录整理。由于当时心情激动，记录上可能有出入，但保证精神无误。此记要請勿外传，請勿翻印。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見会议紀要

时間：1967年3月13日18时——21时

地点：政协礼堂

接見首长：关鋒、戚本禹

王相喜：（敍述自己的见聞）

戚本禹：你们誰见过刘賢权？

张金萊
王濱友：談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賢权。

王相喜：（述說“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馮国良：敍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戚　：“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　鋒：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　萊：名字是“风展紅旗过大关”。

相　喜：……。

戚　：“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誰？

馮　：王昭、午人、高克亭、韓明、韓洪濱、杨植霖。

相　喜：……杨守礼。

戚　：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　：对，（詳細敍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　：（对关鋒）捍卫队都說不是事实。

喜　：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　：我们见了。

喜　：……我駡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駡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許我喊，說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說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說他那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說，人家外地紅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　：群众？

喜　：……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　：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　：……二月二十三……我的衣服被搶了，我現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說我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舖在地上叫我躺……（戚插問：那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沒讲完。……南滩监獄抓了八千

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滿了…… 我可以保証八一八沒枪也沒开枪……（关：你在报社嗎？）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証……“火車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他们連长手上还拿着小紅旗指揮，如果是自己还带头拿旗子？……打伤我们的刘鳳池。

金 萊：（对关鋒）刘鳳池你認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 又 点 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 ：……林总的……

金 萊：您看（送上一份）

关 鋒：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沒有？

喜 ：……

滨 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 ：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馮国良：……章科倫、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組织了“八一八”……

喜 ：……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喜 ：貧下中农紅卫军。

滨 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 萊：我们調查过有材料。

喜 ：……监獄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訴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誰？）……夜間两碗稀飯……許多同学坚持不了……（送材料“罪行”……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說白色恐怖加深了，獄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死了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訴毛主席”清华許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要抓了……

戚： 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同事？！

喜： 純屬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出于反革命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 八·一八在报社內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同事？

众： （气憤不已）

喜： ……“火車头”眞“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車头”拿了錘一錘一个打死了……（张惠英在現场，同去了。）（戚：见你们嗎？要见青海的……）。

戚： 你们那个在报社內？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沒看见死人。

众： 我们都在現场。

戚： 有沒有把解放军从牆里扔出去？

众： ……

关：　当时你们提引“紅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　萊：我们誠恳地接受您的批評“首都紅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送交四份分刊）
戚：　（翻閱）战士来信是眞的嗎？
喜金：　沒錯，我们有許多。张凱民被逮捕了。
喜：　一个尹科长……
馮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　他沒有搞妇女？！（就是那个……——对关鋒）
喜：……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叠材料《估計是反面的》提問題）
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
报社有追击炮、机关枪？（答：造謠！）
报社內“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沒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相喜：　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揹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
关鋒：　你们知道刘賢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关：大街上已貼了罢刘的官？
戚：你们認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　我認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二十三日军区內还开会，据了解开枪問題还不能一致。
戚：（問那里的組织）
关：“革命派內部打內战”口号是錯誤的。
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詳談）（关重視）
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王先贊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員）
戚：王从哪里来的話。
关：王先贊讲的。
（李、孔、胡、陈代海进来）
陈代海：（詳述二·二三事件）
（关、戚异常重視）
戚：誰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沒有枪？

陈：沒有。

戚：沒有追击炮？（沒有）沒有机关枪？（沒有！ ）沒有手榴弹（沒有！ ）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沒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詳談）

戚：程××不在青海嗎？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沒有这回事，报社內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沒有？

陈：沒有。

戚：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陈：沒有

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鋒同志的問題你能确切回答。

陈：沒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屍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沒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紀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沒有（陈下厂劳动）

馮国良：他们現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憤）北京不許抓，中央有通告。

金萊：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萊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鋒：最后我說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調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問題，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絕对相信我们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調）·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眞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談，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問題，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紀律。我们会想一想对那个阶級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三点建議　　近二百人）

戚
关：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我们回去研究）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見会议記录

时間：1967.3.21.21时——22日凌晨3时30分

地点：政协礼堂

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鋒、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話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鐘戒严了，11点左右……

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解放军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辯论，捍卫队就打他。

戚：捍卫队打？

陈：打，军队也有人打……

张惠英：我在报社，那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篷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沒有枪？

张：沒有，我有証件那儿都可以去。

肖：报社楼上有沒有枪？

金萊：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沒看见有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誰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沒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喇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車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誰先开的枪？

陈：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沒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則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負責。

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視肖）手挽手……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

……（无声）

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舘打来两顆信号弹，打了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紙壳，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語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紅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肖：那个宾舘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詳。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点都看表了，打起枪不知打到那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付指胸膛說：“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車解放军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沒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层又一层，有人跑，到那边也倒了，后来一堆人上有一个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車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証件，主席紀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紅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頓。一直沒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用刺刀挑，半路叫我们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 见 全 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沒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后回西宁……

肖：（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紅卫兵报”“通令”。

肖：沒别的？

陈：沒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問帐篷里的情况）

（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13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閱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誰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揹枪的解放军……他们打我，給我一张紙，我写了个强烈抗議，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19日。23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綁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給我们同学带上揹拷。每天給两张紙，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間一天就五分鐘，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現场也沒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鳳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滿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約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沒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解放军又讲沒枪，……他们讲：你们不是从监獄里来的……（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問张惠英多大？）

戚：他去报社，你談談吧！

张：……沒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你听过枪声嗎？

张：連串的沒听过……三司的宣传車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唸語录、演节目許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問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頑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許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說話，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車头”認本单位的人，認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員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給包，这个工人活活地疼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罵我小頑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說：“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說：“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說：“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篷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了。”……有些帐篷我经常去，根本就沒有死人，我不过沒讲，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军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罵，还搶我紀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

給，旁边一个人讲："紀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喚人，关、戚交換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园盘的枪

（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車……。

肖华：（向张）与你讲話的人（說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那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火車上抓我们在車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車头"眞"勇敢"（重复14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来沒死，被剪力絞断了咽喉死了。

肖：沒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同来沒有？（答：沒有。）应同来反映情况。

肖：打了电話，昨天……。

康：你们有数沒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

戚：（对康）給他（指肖）了。

肖：（对金萊）我打了电話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沒有？

众：沒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篷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死人象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是烧死的嗎！

张：军人讲是烧的。

賈：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

（戚对肖笑）一个军官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沒找到呢？……血还是鮮紅的。

肖：有枪眼沒有？

賈：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綫，說是現场。

肖：是現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篷里找出来的。（不是現场）

肖：你们参观屍体有多远？

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肖：（对賈）烧死几个？

賈：我见烧死的有一个，其它都打死的，胸口有一摊血。

（戚拿出一迭照片給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学院）

众：……

康：（指了一下王相喜，問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現场，你们看到有枪沒有？

三人：我们14日进去沒看到。

康：工人換班，有沒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沒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二〇五师同意开枪动武。

康：是那个二〇五师。

众：二〇五部队。（肖对康耳語）

呂：我们怕军队栽脏，我们进去时連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沒逮捕証，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萊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訊”問：眞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向肖主任，給肖华）

（金萊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　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領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它，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篷，我負責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篷里看一看，有沒有开火的，烧坏了，所以我保証里面沒烧死人，联絡点我也去，保証沒有枪　。

康：他们有一种說法：……报社里有許多人原八一八，后不贊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13个人中有沒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沒有，造謠。

王相喜：……

（金萊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嗎？穆，对金萊耳語：他们军区做了許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駁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不用武斗，非常好，我们拖解放军他们全有意见。（康頻頻点头）

建义：解放军吃餅干时我们送水，他们問，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 我 不 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連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你们怎么辯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我们认为好，現在他们要翻案。

金萊：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辯论。
康：要把我抓走。（笑）
　　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萊：他在青海沒有生命安全，現在要抓他。
康：他現在在那儿？
答：在地院。
康：怎么在地院？
金萊："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馮是地院东方紅的，他談一談。
馮：（談黑材料）
康：是不是要烧？
馮：都要烧，据說已经烧掉了两車。
康：陈逸那时就来了？
馮：……
康：程光远怎样？
馮：我認为他有問題甚至很严重，但不是三反分子……（談军区情况）
金萊：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談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問一些現象）軋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談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談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紹刘賢权，送上"簡报"，关鋒同志交給康老。）
康：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紹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怎么对高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轟王昭，最近听說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問題。
康：韓明呢？
陈武军：他儿子参加了八·一八，但儿子沒敢参加他原是总部的，后退出了。
康：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們認为誰还不好？
滨友：林山……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他和刘賢权接见外地紅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
　　意刘司令員，时隔不久，完全顛倒过来，大駡刘。
滨友、馮国良、相喜：电訊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絕。
馮：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沒电話了。

金萊：（递給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沒收的紅卫兵財物，請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肖閱后向金萊点头）

滨友：军区內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答：十一人。

康：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吳：对。

康：怎么串連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內十分活跃，……）

康：八·一八发展組织街道上不純、紅宣兵成分不純？

胡长生：……八·一八組织大部分是純的，根本沒有听到关于紅宣兵的消息。

戚：有个王仲山搞女人有許多？

胡：有个秘书经常跟着他，但决沒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喲！

康：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憤）根本沒有！（金萊对穆欣：造謠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萊："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說，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察顏观色……

康：我们正在調查，你们不要給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說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結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調查时間不要乱說，不要……打电話，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在北京不許抓人！要抓必須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中央首长接見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紀要（第三次）

时間：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二十时五十分至二十四日凌晨一时五十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南側安徽厅。

接見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鋒、戚本禹、肖华、楊成武、穆欣、曹軼欧等。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
首都三司駐青联絡站代表
地院东方紅代表
北航紅旗赴青战斗队成員
外地赴宁紅卫兵《紅旗》造反团代表

（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軼欧小声說："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眞不象話"）。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

总理：黃建强。

黃：我。

总理：多大？

黃：十五。

总理：你更小。

（順次点名，問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諸首长評论同学们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賢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张示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
总理：刘賢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賢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二十一时零五分）
江青同志：我都沒有听过你们的訴說，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敍述二·二三事件见聞，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継続敍述，在讲到关于燒死人的問題时）
总理：是不是燒死的？
（张回答。总理頻頻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
（当张敍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並継続敍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状）
（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沒有？
（张指陈存秀說）：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詳細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談到守卫报社时）
总理：有多少人？

于：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內）

（于継続敍述，当她談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繩子捆綁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怎么不执行八条？

（于継続敍述，当說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理：省委？

（于継続敍述）

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継続敍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鋒：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于継続敍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継続敍述）

总理：保卫报社有多少人？

××：哪几个学校？

（回答）

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回答）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回答）

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獄里沒有？

（王相喜敍述情况，說明监獄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

（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間里。

（王継続敍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內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理：多少人？

（回答）

总理：什么地方？

（王継続敍述党校內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

（王継続敍述，說到《火車头》用錘子击伤者时）

总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

（王敍述到和军区赵永夫、林山等发生爭执时）

总理：你们和军区談判的情况怎么样？

（张金莱詳細敍述談判经过）

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軼欧同志說：“赵永夫在搞鬼！”

总理：军队哪天武装遊行？

（王滨友、胡长生詳述武装遊行事）

总理：多少辆军車？（指二·三军队遊行）

（同答：二百五十多辆）

康老：二百五十多辆。

（胡长生談到有公安厅車子时）

总理：公安厅几个車？

（同答）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

（同答：三月九日）

总理：你知道15号搜枪的事？

（张同答，在談到二月三日武装遊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

（当张談到王文英在談判时被赶同来时）

康老：赵永夫去了。

（当时敍述到事态継続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

（张継続敍述，在談到自己被轟时）

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你老糊涂了！”

（当张敍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

（当张敍述几次談判时）

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說：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賢权推出当“替死鬼”了。

（众笑）

总理：刘賢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賢权敍述，在談到军区党委討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継続敍述，說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並說：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員嗎？

（刘同答、並継続敍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給军委嗎？

（刘継続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鋒同志表示贊許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当刘談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議”时）

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

（刘回答。刘在談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謂“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継続敍述，談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賢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問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軼欧同志說：“刘賢权是調东北四野的……（听不清）赵永夫有問題，历史上有問題”。

总理：开会誰来主持？

（刘継続敍述，在談到首都三司拒絕和刘談，並說出自已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說三司再三找我嗎？”时，众首长大笑）

（当刘談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說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諸首长皆笑。刘継続談，幷說明是叶剑英副統帅調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視情况）

戚本禹：总理呀！关鋒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

（肖华作了插話）

（刘賢权說明：“許多重大問題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継続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談。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紀律的。

总理：你们同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問題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紀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問題快要处理了。

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

中央首长接見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駐青联絡站和外地紅卫兵紀要（第四次）

时間：1967年3月24日11.35～25日2.25分。

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

接見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徐向前、叶剑英、楊成武、关鋒、王力、叶羣、戚本禹、穆欣、肖华。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駐青海联絡站全体人員、北航紅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紅卫兵。

参加者还有：军队方面有刘賢权、张江林、赵永夫、张晓川、张洪等。原省委方面有：杨植霖、高克亭、王昭等。

周总理：（对赵永夫）你代表军区？

赵永夫：（支支唔唔）

总理：兰州军区来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嗎？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嗎？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級军区？

赵：林山、吳士杰、曾征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誰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严厉）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問題？

赵：（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剛才沒說清楚。刘賢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沒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刘賢权工作不敢，不敢負責任，有情緒，军区党委王文英負責，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军区誰負責？

赵：（詭辯）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严厉地質問）你沒有責任？你们成立联合指揮部，你们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嗎？

赵：报了，批沒批不清楚。

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說！

赵：（支唔）

总理：你是军区副司令員嘛！那就把军区指揮权訨給联合指揮部了？

赵：（支唔）不是訨給不訨給，已研究好了，我給常委汇报了。

康　生：你是指，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　　：军区代表。

康　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　　：我是军区代表。

总　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沒回电就这样干了？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誰派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給你的电話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鎮压。（質問）指揮部誰指揮？

赵　　：×××指揮。

杨成武：（質問）……。

总　理：二〇五师张洪回答！（注：应为独立师）

康　老：（严厉）誰下的命令？

张　洪：領导小組决定的。

戚本禹：（重令）誰下的命令？

张　洪：（推托，和赵永夫一唱一和）。

赵　　：指揮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　理：你的鎮压反革命組織报告，你給我的信，白紙黑字，你負責。写报告、打刘司令員、汇报中央文革的都是你赵永夫。

赵　　：（支唔）……我不知道。

康　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　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揮。

（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問赵永夫）。

赵　　：（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　理：你别談了！别占时間。（問五十五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誰指揮誰？

×　×：不归他指揮。

总　理：那天你们行动誰指揮的？

×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　理：誰派的？

×　×：共同研究的。

总　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問題？

×　×：当时×××、×××……。

总　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地讲問題。刘賢权同志你簡单地讲清楚。

刘賢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調的。

总　理：对于军区党委（指青海军区）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也都不告訴我，刚才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我的职务。

总　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　　：……联合指揮部，名曰造反指揮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揮。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問題，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調好，調了二百多辆車。

总　理：（对205师张晓川）誰調的車？

张晓川：赵永夫。

总　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調車？总共有多少辆車？占多大比例？

张　　：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囉囉嗦嗦从头談起）。

总　理：你把話說簡要一点！

康　老：組織指揮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五十五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問題呢？

张　　：是的，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全场諷刺地大笑）。

康　老：（不滿）我讲的是遊行，那是組織指揮部。

张　　：……。

康　老：你们的指揮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　　：二月十八日。（总理：嗯？）是一月十八日。

康　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員不能工作，不要組織指揮部，可現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組織了。

张　　：……（重复，囉嗦地談起来）（众首长不滿）。

总　理：二十三日武装鎮压，你参加了沒有？联合指揮部討论了？

张　　：討论通过了。

总　理：誰指揮。

张　　：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　理：現场上誰指揮？

张　　：赵副司令員、陈师长。×××在前场指揮，赵副司令員在宾館上指揮。

总　理：从指揮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　　：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　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　　：沒調查前，从整个来說，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較好，冲劲較大，但对八·一八紅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　理：差别在那儿？

张　　：組織不純。

康　老：組織不純，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組織？

张　　：大方向不对，对准貧下中农。

总　理：誰见到了？

张　　：经过調查后才知，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員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　老：有文件嗎？你听誰說的？还是看见的？

张　　：調查的。

康　老：誰調查的？

张　　：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　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　　：剛才讲的。

康　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　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　　：部队反映比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問題，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給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眞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道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沒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鋒　：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　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　　：（支唔了一下）三十二天。

关　鋒：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　　：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　鋒：三十四天报紙，它有沒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紅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　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鎭压，鎭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証据？

赵　　：……（总理：簡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鋒：現场有沒有？

赵　　：……（文不对題回答）。

康　老：你就回答有枪沒有？

伯　达：就說有，沒有。

赵　　：当时沒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說有枪？

赵　　：（語无论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全场諷刺地大笑）开枪了，但沒搜出来。

总　理：現场上怎样？

赵　　：現场上有子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問）沒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　　：沒搜出枪。

总　理：沒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馬浩：你說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射手）。

赵　：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說：他们是逼打成招的！並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沒枪你說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　：宾館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全被你们控制了。

赵　：以后布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舘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謠，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沒搜出来！（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謊报军情，欺騙中央！

赵　：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鋒等首长都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責問）你还說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滿脸流泪，什么时候給你的来电？

赵　：我接电話，問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說是。

叶群：林彪同志沒有打电話！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沒有接到电話，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憤，下令調查此事。

杨成武：純粹是造謠！为什么造謠？

戚本禹：当面造謠！

杨成武：完全是造謠！（万分憤怒）沒打嘛！（指打电話）为什么說打了？

总理：打死了多少人？

赵　：死伤二百六。

总理：你去現场看了嗎？

赵　：沒看。

总理：这么大的慘案，你身为副司令員还不到現场去看？

叶群：（憤怒）你你沒有人性！你沾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沒有你这样的！眞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慘无人道！

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

（赵想推給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調查材料，也沒有看到枪。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舘介紹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現在怎么都沒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紙黑字，不知道？

总理：到現在你还認为是对的嗎？回答这个問題！

赵　：经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統一認識的。

刘賢权：我不同意。

总理：刘司令員就不同意。

赵　：他不同意。据說是有枪。（同学对据說二字气得嚷了起来！）

总理：別說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共产党的气味嗎？

赵　　：（沉默）。
康　老：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赵　　：（沉默）。
总　理：你是哪里人？
赵　　：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本禹：誰的游击队？哪一年？
赵　　：三七年。
总　理：你怎么到的江西？
（赵談了历史）
总　理：你什么出身？
赵　　：貧农。
康　老：哪个庄子？还有人嗎？
赵　　：李家村。还有父亲……。
康　老：：母亲呢？
赵　　：母亲早死了。
康　老：你小时候读过书嗎？
赵　　：沒有。
康　老：怎么訳的字？
赵　　：参军以后訳的。
康　老：参军以前你干什么？
赵　　：务农。
康　老：（进一步追問）还干过什么？
赵　　：当过两年国民党的兵。
康　老：所以我問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戚本禹：挤到了边才說。
康　老：誰的军队。
赵　　：教导纵队。
康　老：哪一年？
赵　　：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　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　　：在南京。
总　理：怎么跑到南京去了？
赵　　：当地招兵。
康　老：什么人招的？
赵　　：不知道。
康　老：招后到哪儿去了？
赵　　：检查身体后到保定。
康　老：你不是务农嗎？怎么当兵？

赵　　：生活困难。
康　老：多大（岁数）了？
赵　　：五十一岁。
康　老：在南京受过訓沒有？
赵　　：受过訓。
康　老：加入国民党沒有？
赵　　：加入了。
康　老：哪里加入的？
赵　　：南京。
总　理：你和我们打过仗沒有？
赵　　：沒有。
康　老：受訓多久？
赵　　：两年多。
总　理：哪一团？
赵　　：一团。
总　理：哪一連？
赵　　：記不清了。
康　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蔣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　　：那一連我記不清了，团以下是营、連……。
（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說这个話）。
康　老：下文呢？三六年以后呢？
赵　　：同家了。
康　老：为什么同家？
赵　　：沒錢給我。
总　理：我問你，在西宁捉了多少人？
赵　　：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分都放了。
总　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　　：二十四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　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嗎？
赵　　：不清楚。
张　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　　：可能。
总　理：你知道“二·二三”同学、工友向里关了多少人？
张　洪：不知道。
赵　　：統計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总　理：十七、八天了，你的独立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都数不清，你怎么这样同答問題？
张　洪：……
赵　　：总理請允許我讲。

总　理：讲什么？
赵　　：军区。
总　理：你不是来搞"三結合"嗎？你在北京讲过。
赵　　：沒有。
关　鋒：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記录。
康　老：哪天晚上你談話有記录，"三結合"对象是誰？你認为哪个好？
赵　　：我沒說誰是，沒这样讲。
康　老：有記录，你怎么讲的？
伯　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　　：王昭执行了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其他沒讲什么。
康　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說老实話。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
　　　　你讲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說过沒有？
赵　　：我說了。但是……。
总　理：王昭在嘛！王昭你說原来你認識不認識赵永夫？
王　昭：不認識。
总　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　　：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号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　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　　：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　理：有人同你一块儿出来嗎？
王　　：一个秘书，姓宋。
总　理：哪一天到洛阳，住了多久？
王　　：二月十三日到洛阳。
总　理：嗯？
王　　：一月十三日到洛阳。
总　理：在西安等多久？
王　　：二月六日离开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　理：写信（給我们）是多少号？
王　　：三月十九日。
总　理：你是个省委书記，中間这么长时間，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　　：家里和誰也联系不上。
总　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告？
康　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还認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
　　　　不向中央讲？
王　　：我养病……。
康　老：你一点也不說实話！
王　　：打电話說中央允許我休养二个月。

康　老：什么时候？給誰打的？
王　　：給办公厅。
康　老：办公厅就允許你了？
王　　：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
康　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　理：你老婆干什么？
王　　：在北京市委监委，有好几年不工作了。
总　理：光拿工資，不工作?!
康　老：包庇喲！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說中央准你二个月假嘛！）
康　老：（八·一八紅卫兵）找你不在？
总　理：这么說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　　：开始时是，后来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
（旁边一人：你昨天还說八·一八要杀你！）
总　理：在西宁时，公安系統归你管嗎？
王　　：独立师管公安。
总　理：独立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賢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　理：誰参加了联合指揮部？
王　　：公安厅郑校先、陈师长。（刘：沒陈师长）
刘賢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总　理：（对王昭）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方嗎？
刘賢权：他停职反省。
伯　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　　：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总　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　　：对八·一八紅卫战斗队。
总　理：你是反八·一八紅卫战斗队的？
王　　：我訊为八·一八紅卫战斗队不好。
康　老：你仅仅訊为八·一八紅卫战斗队不好，你就这一点訊为嗎？你支持他们，反对他们？
王　　：組织不純，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組织……，我讲八·一八要是改正錯誤我才支持。
康　老：也就是說你不支持！
（旁边有人：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　　：宋林、杨西林。
（旁边人：杨西林最近表示傾向于八·一八！）
赵　　：我要讲清楚。
总　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　　：（强行要讲）請总理允許我讲两句。
康　老：你不要讲了。
伯　达：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你是造无产阶級反的头子！
赵　　：……
总　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来了沒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义把报社情况談了一下）。
总　理：从青海回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滌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說“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說：“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說：“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計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馬上就要开枪……”
康　老：清华大学許宝生来了沒有？
許　　：到！
康　老：听說他（指許宝生）最“坏”。
許　　：（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訴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　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獄里？
許　：×××、×××……。
（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有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　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植霖：我有許多錯誤，继續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說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請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三挺轻机枪，“二·二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干部讲，林付主席专門給赵永夫打电話，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讲，抓了三千多人。
总　理：不止，剛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　　：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爭大会，挂鉄牌子……。
（一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　理：誰主持大会斗你？
杨　　：有个常委韓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內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証，生命也很难保証……。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　理：高克亭回来了沒有？（答：来了！）哪儿人？
高克亭：陕北。
杨　　：現在人心惶惶……安定人心……。
总　理：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　群：你不打倒他，他打倒你。
总　理：广播学院黃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　　：赵永夫説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一个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枪，解放军問誰打的，她說是解放军打的，那个军人讲，你說是八·一八打的，我給你养伤治疗，你讲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解放军打的。于是就送进监狱……（底下陆續有人发言）。

康　老：刘鳳池来了沒有？

康　：来了！

康　老：你是怎样受伤的？（刘讲了受伤经过）。

总　理：我問一下，张晓川！

张　　：有。

总　理：你哪里人？何时参军？

张　　：河北灤县，三八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　理：你什么时候到青海？

张　　：到青海一年多。六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　理：解放后在哪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　　：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　理：現在結束調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楚，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眞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付主席同意，经过調查，現搞清实质，宣布：

1.赵永夫，青海军区內部問題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賢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級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揮。

2.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結了青藏后勤部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竄来竄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的鎮压，打死三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的手段。

3.赵永夫謊报军情，欺骗中央、欺骗群众，假說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說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調查，根本沒有枪支，現在証明毫无根据，他自己也說不出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說有，欺骗群众。他說他作了調查，兰州军区也派人作了調查，沒有找到枪。

4.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反革命，与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根据以上报告毛主席、林付主席，处理办法如下：

①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賢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問題。因为刘賢权同志沒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沒承認，总政根本沒有批准。由刘賢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負責同志帮助調查。需要說明：林总根本沒打电話。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話。

叶　群：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沒接到电話，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下令調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的指示，好好地調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結合的经验。

②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賢权同志指揮独立师、独立团。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此問題上也統一由刘賢权同志指揮。

③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的群众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

人，包括张晓川在內負責。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为死难群众家属撫恤。受伤群众代为治疗，被关、押的群众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④对受欺騙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級风格，去教育他们，团結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⑤应該說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締造的，是光荣的、偉大的。应該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連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証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結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⑥刘賢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賢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員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級革命派大联合，促进进行革命的“三結合”。

⑦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人带走！（上来一批解放军战士揪掉了他们的領章等，押了出去）。（王昭被押时哀叫：“我和他们沒关系！”）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附中央的正式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軍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关于青海問題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問題进行調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調查，青海問題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內部問題是一个反革命政变。付司令員赵永夫玩弄阴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军区党委书記刘賢权同志的領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結二〇五部队付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組織进行残酷的武装鎮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謊报军情，欺騙中央，蒙蔽群众，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組織拥有大批枪枝，並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現场的許多革命群众調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並沒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門小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記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現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員、党委书記刘賢权同志全权負責处理青海問題，並由兰州军区派負責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賢权司令員指揮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由刘賢权司令員指揮。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負責。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給于撫恤。对負伤的群众，要負責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騙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組织之間的問題，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駐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駐军紧密团結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賢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員会。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戚本禹同志接見外地紅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同志（第五次）

地点：人民大会堂南側安徽厅。

时間：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21:40～23:45分

（因記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話，但意思基本不錯。）

戚本禹：今天給大家說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給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来了多少？……）

戚本禹：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則，有沒有不同的？

众：　沒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　学：有的表現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誰？

同　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現在不打，就可以允許他改正！触及灵魂嘛！

众：　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　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錯誤，現在表現怎么样？如果表現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許他们革命，大家討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燒掉，你们找刘賢权說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燒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許他们改錯。

同　学：有的人……

戚：　听說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說开了枪……包括他在內，允許改正錯誤，可以原諒，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　討论一下。

同　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責任全推給別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　大家討论。要允許他们改正錯誤。

同　学：在青海我们認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該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說电台是誰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　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說是反革命暴乱，誰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吧？

王：　　沒写，我說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說一种人……

戚：　　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　　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　　要你们討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紅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　　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則，可报名，名单給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沒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　　沒有。

戚：　　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　　越快越好。

戚：　　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　　沒有。

戚：　　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沒車）

戚：　　可不写条子，沒有造反精神，說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鎮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誰，誰說錯了話，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

你们要回去，这个問題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討论很久才决定。

你们沒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众：　　沒有。

戚：　　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貼出布告。……沒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紅代会負責，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　　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賢权写信給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

你们是作为北京紅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沒有三司了，应作为紅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紅代会挂鉤；大学跟大学紅代会挂鉤，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紅卫兵：要求与刘賢权座談一次，……

戚：　　因为他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　　荆起是不是联动？

×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糾，……

戚：　　是也不要紧……

戚：　　陈逸来了嗎？

陈：　　来了。

戚：　　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錯吆！文章写的好嗎！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沒了。

陈：　　（表态）我感謝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是毛主席解救了我们，給了我们第二

次生命，我一定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努力办好青海日报，为坚持眞理而献身，把青海省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远听毛主席的話，干一輩子革命！

戚：　程光远来了嗎？

众：　被抓起来了。

戚：　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　还有什么問題，同志们！

× ×：　捍卫队、火車头、貧下中农紅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鋒，打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組织？

众：　不要这样。

戚：　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組织，一个多数人的組织要宣布是反革命組织要经中央批准。

　　把昨天的决定再唸一唸。

（秘书唸：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組在3月24日作如下决定……）

戚：　我来唸陈伯达同志的話：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3.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員；

3.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我来以前，問他有什么意见，他就写了这三条。你们要学点文件：

（1）《农村調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滿。

（3）《糾正党內錯誤思想》

（4）《整頓党的作风》

（5）《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择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給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爭的发展，出現許多問題，也有許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討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針？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討论，听你们的想法，現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嗎，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討论。

（同学们发言）

戚：　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現，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我们送些材料給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些材料，他的材料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还送些信，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紅，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註：应为北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調查的，所以首先

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勳，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調查方法，对关鍵問題都提出来了，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給你们已談过两次，他还有許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細。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記这一点，要給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嗎？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使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

（同学们継続发言）

戚：　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継続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組織时）戚本禹同志插話：要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話：要做小学生、勤务員、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紅卫兵，許多事情都說要"請示"外地紅卫兵时）

戚：　人家"請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　缺点。

（同学継続发言）

戚：　他提出一个問題，就是如何对待军队。

（同学们継続发言）

戚：　是不是大家談到这里。

众：　八·一八談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問題如何搞的問題）

戚：　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眞、刘瀾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細节还要調査，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問題。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級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有些問題，內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內战，……这說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級革命家，是小資产阶級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內部問題要調节，首先把大問題解决了，其他問題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問題要有意識的放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說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說，不愿意說。王昭沒斗倒，你们就打內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問題我不愿意說，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資产阶級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継続发言，談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說，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說些不好听的話，下次见面不要犯錯誤回来。主席說，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脫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資产級級的就必然犯錯誤。列宁說，聪明人不犯大的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正。我躭心你们，当然犯錯誤也好，可以总結。对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

綫性錯誤，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錯誤准备，首先要做錯誤准备。

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你们是特許处理的，中央給了指示，是特許，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間，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錯誤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阿斗，自己是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錯誤。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給你衣服嗎，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調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眞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調查員讲的流利，給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眞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証明，所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資产級級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沒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滿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鍛炼，如果把鍛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鍛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組织性、紀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賢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領导，如說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領导，破坏中央决定的是你们。

（对革命組织八·一八說）要整頓組织、整頓思想、整頓作风。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頓，一边斗爭，也不要有关門主义，搞的純了又純，是革命群众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爭大方向。（談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偉大的。象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駐军、干部、战士沒有責任的，他们沒有責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鎮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林山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連，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記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級級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責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諒他们，責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

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結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說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組织……不要去考虑：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結中間的，孤立頑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內部的造反，說他们是保字号組织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八·一八也有錯誤，你们心里明白，不要重复过去的錯誤。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 提 出 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領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現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門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象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他们的势力大，被他们赶出来，刘賢权也呆不住。当然他们是紙老虎，看昨天他们那样子，吓的脸都黄了，是紙老虎嘛！

要戒骄戒躁！！！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青海省第八汽车修理厂